

流眼淚

警告: ooc、個人理解、捏造、BUG、胡言亂語、自爽、迷之時間線、
非常感謝好友班尼借出她的創作審神者，還讓我有這麼大的自由度去寫這個角色！雖然這篇都和刀劍一丁點都沒有關係了(喂
文中描寫可能會引起不適
簡介: 出席女兒喪禮的父親
BGM: Serrini - 是你呀, it's you

白藤時成討厭這種場合。
他一向討厭這種場合。

百合的香氣夾雜遠處飄來若有若無的焚香味，傳入耳際是小聲的談話聲、幾不可聞的啜泣聲，在場的人全都說著他聽不懂的外語，他的眼眸裏是一片模糊的淡黃色還有一個個身穿黑衣的人影。

荒謬

腦海裏忽然閃現了這一個字。

他在此處格格不入，他是異類，是異鄉人，冷眼地目視眼前這一切的發展，黑色的人影在坐著、在走動，彷彿在他眼前上映著一齣外語劇，而主角是她年輕的女兒。

她在這天於殯儀館中設靈，作為父親的他穿著臨時湊合而來的西裝，坐在其中一個小靈堂的前排，被一群陌生人夾在當中。女兒的舅父海文在招待一個個陌生人，女兒的姨媽海瑁在啜泣，她不斷叫喚秋兒，還有紫安的名字，而他只聽得懂這兩個名詞。

——秋兒

年紀輕輕的她追隨了母親的步伐。

他愛的女人、他們的女兒都已然逝去，但一切彷彿都是他人之事，與他無關，他只是旁觀者、局外人。時成抬頭看向靈堂的中央，那裏擺放了秋兒的相片，純白與淡黃的鮮花在簇擁相框。

——Cau Yi

——Cau Yi

——Akiko

在場的人都叫秋兒做Cau Yi，而他卻固執已見叫她Akiko，對他來說秋兒就是Akiko。

竊竊私語聲在他耳邊不絕，不知道那些人到底在說什麼，卻莫名聽懂他們的話：

「他是誰？」

「那個男人是誰？」

「是秋兒的家人嗎？」

對那些人而言，他是和秋兒有幾分相似的男人，畢竟身邊的人總是在說女兒的眉梢眼角長得像他，但如今他又能以什麼身份自居於此？

他坐在這裏多久了？現在回憶起來他已經記不起是怎樣來到靈堂，似乎自有意識以來他就坐著。他像是陷落到水底，萬物都隔了一層水，聲音的意義、時間的流動、內心的感覺，通通都無法理解、無法感受。

「去看看她吧。」海文的聲音響起。

時成機械性地站立起來，一步、踏一步、再踏多步，從座位走到去擺放女兒遺體的間隔不過是幾步之遙，但他連每一步都要思考如何邁出，雙腿又如同被灌上了鉛一樣，每走一步都要無比力氣。

棺柩裏是年輕的女兒，他覺得女兒的臉色都要和四周的白磚融為一體，但這安詳的蠟白比當初扭曲的啞紅來得要好。即使如何用力地看，女兒在他的眼中都只是一片模糊，連她最後的表情也看不到。

有人在她的髮間別上了鮮花，會是白百合嗎？純潔的白百合必定和她相襯...

「你可以對她說些話。」

但對一個死人又有什麼好說？他內心刻薄的批評者回應。

他再也無法得到她的回應了，再也無法聽到她的聲音、她的話語，從此在這個世界上再無人會呼叫他作父親...

Akiko...Akiko...他年輕又美麗的Aki...

她就一個人靜靜地躺著，明天早上，她就會被送到火葬場火化，然後他的女兒會燃燒，她的皮膚、血肉、骨骼都會在烈火之下化為灰燼...

——就像紫安一樣...

兩母女都歸於虛無了。

想到這點就反胃作嘔，他推開海文，跌跌碰碰走到靈堂外的洗手間，在廁格內忍著不著嘔了出來，生理性淚水都奪眶而出，胃部在抽痛痙攣，連內臟都像要吐出來，卻只是在乾嘔著。

好不容易終結後，時成走到洗手盆前，看著鏡中模糊的自己，時成覺得自己現在的模樣一定很可笑：臉頰在充血，涕淚都糊了他一臉。忽然又覺得覺得一切都是虛無，一切都是徒勞，就算他下定決心要做的事，究竟也抵不過天命，也抵不過自己懦弱。

踏出廁所外的走廊，一個個靈堂一字排，那裏是另外一個世界，內裏的燈光已關上，叮叮噹噹又傳來誦經聲，紅衣道士手握木劍在起舞，火光在搖曳，道士們圍著火焰在旋轉，出身神道家庭的他，完全無法理解那儀式。

燃燒的味道充斥他的鼻腔內，焚煙在嗆著他，到底是什麼在燒起來？

紅的、藍的、白的在他眼底內盪漾，向前踏出一步、一步、再一步他就能跨過去。

跨過哪裏？

跨過一切。

那白色光點如同道路在指引他跨過那火焰，也許在那道路的盡頭就能見到女兒。

「白藤！」

猛然間，他的手腕被海文所握著，他的意識被拉回現實中，那男人說句「儀式要開始了。」便拉扯著他回到女兒所屬的靈堂內。

將他安頓後，海文用外語在說什麼，而四周的人都異常地安靜，只有不時響起的啜泣。

時成依然是一個字都聽不懂，覺得自己與此地格格不入，又質疑自己為何會身處於這裏？要是方才跟隨那道路離開，他又會不會輕鬆點？

——Cau Yi

這個名字再次響起。

在這異地，他就只聽得懂兩母女的名字，程紫安與程秋兒：他所愛之人與他們的女兒都不在了，從此他和程家再無任何瓜葛...

——憤怒嗎？

——傷心嗎？

他卻感受不到任何感覺，如同黑川小姐所言，他是個冷血混蛋，性格扭曲又惡劣，就連親生女兒死去了，都無法感受到任何感覺，單單只有一種：啊，她不在了。

他連將女兒骨灰帶走的資格都沒有，他是個失敗的父親，既不負責任、又毫無血性，沒有一件事是他能做好的。

在最後他懇求女兒的照顧者們能給他一束她的頭髮，並將之放好在御守內。她與紫安的小束頭髮，就如此安放御守內，就好似她們的一部份留在他的身邊，他緊攥御守，他就只有這樣遺物思念她們。

男人抬頭看向低矮的天花板。

——你們會等我嗎？

End